

舜水遺書

朱之瑜撰

陸水遺書

舜水文集卷十五

明餘姚朱之瑜撰

答問三

答加藤明友問

問四書六經用何人注乎答朱子之注不可廢禮以陳澹易以口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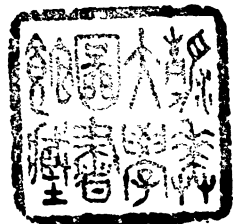
二字原本訛

今闕之尚書用蔡沉此其大畧也然看書未必單單靠得注脚况臺下經國理民以愚言之爲學當見其大實實有裨於君民恐不當如經生尋章摘句也

問仁之體用何物爲體何物爲用答適已言之矣臺下之學與經生異當以不忍人之心爲體不忍人之政爲用

問不忍人之心及不忍人之政意思如何答常懷一點愛民之心時時刻刻皆此念充滿於中自然事事爲百姓算計有一民不被其澤便如已溺已饑安得無不忍人之政

問太極生兩儀按太極者心之謂也陰陽乃何物哉答貴國專言太極旣以心爲



太極則舒慘者乃陰陽也。夫子至聖不言天道，子貢名賢言天道不可得聞。今貴國諸儒賢於古人，而宋儒過於夫子，子貢也。

問詞章之習害于道義乎？否。答卽無害於道義，亦無益于身心。今之詩詞與古人之詩遠矣，誠能如杜子美、元次山固自佳耳。

問存心之術如何？乃心存答心在腔子裏，又何必存？惟是爲物欲外誘，放了去，故須要存心工夫。故曰操之則存，僕聞之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既不失矣，却從何處存來？

問赤子之心何形象？答又是宋儒口角。赤子之心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渾然天真，絕無一毫私僞。惟知父母爲當愛，兄長爲當敬而已。若問其形象，昔人有問王陽明先生曰：良知形色何如？陽明答曰：是赤的。良知豈是赤的來？

問僕素宗宋儒，故平生之說話往往倣之，請莫訝。至若陽明之學，陸氏之裔，我黨之所不雅言。答宋儒之學可爲也，宋儒之習氣不可師也。至若陽明之事，偶舉其說，良知是赤的，以爲笑談耳。故曰：良知豈是赤的來？非僕宗陽明也，幸勿深疑。

答林春信問

問崇禎年中巨儒鴻士爲世所推者幾人願錄示其姓名答明朝中葉以時文取士時文者制舉義也此物既爲塵飯土羹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如鄒元標高攀龍劉念臺等講正心誠意大資非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未聞所謂巨儒鴻士也巨儒鴻士者經邦弘化康濟艱難者也

問相成水火其實如何答水火玄黃之戰道學家與文章之士互相攻擊亦如宋朝程氏蘇氏互相詆譏朝廷之上舌戰不已遂使國家被其害耳

問聞朝廷之官三品已上赤衣四品已下青衣云云然則三品已上均是赤衣乎所謂一品二品三品何以分別乎翰林學士其位級如何答所言三品已上紅公服者但言公服而已至於錦繡花樣帶遂品分別一毫不容混也翰林學士京官五品兼左右春坊者四品兼正少詹事者三品

問公以溶霜爲齋號溶霜二字其義如何答僕幼時於書窗之下得一夢有夜暖溶霜月風輕薄露水之句因以爲齋名亦未知其兆其應何如耳

問元次山一代之才子耳公乃與詩聖之少陵並稱其說如何答少陵聖於詩但就詩言耳元次山無限情事盡見於詩其治道州也絕無牢騷佻達之態台兒乃以才子少之耶少陵保房琯比嚴武未必無可議也

問花間集及草堂詩餘凡近世樂府悉皆協于絲竹乎答樂府固協於絲竹草堂詩餘有陰陽平仄之譜蓋以比于絲竹而爲之也

答林春常問

問曰二百年前我邦之人入貴國遊西湖見林家之梅蘇堤之柳詠詩而去今果存乎答和靖之梅此君家物也放鶴亭至今無恙東坡之柳相傳以爲風流學士之所爲殊不知子瞻大經濟大惠澤比之王荆公相去天壤

答野節問

問曰貴國恢復之事自周之衰以來漢晉唐宋一破而難再續上無龍德之人下無風雲之化則民庶皆有勵志然誰適從乎況夫諸豪各抱自計之心遂不得恢復之功可深嘆也先生答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恢復之兵

誓心天地忘身忘家然後天心格民志一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一有自私自利之心則豪傑窺其釁而四方懈體矣袁本初曹孟德其榜樣也況才略又萬萬不及孟德者耶

問凡治國博施於衆自古難矣乃莫若勸農務本然有富民有貧民而不一矣富民則雖荒年而不凍餒貧民則雖豐年而凍餒其政不善則到此者宜矣其政雖善而積年累月而致之者有矣治之之要如何而可乎答治國有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豈在博施春秋傳曰小惠未徧民弗懷也富民當以禮節之貧民當以省耕省斂以補助之但要萬民免於饑寒亦不必多歷年所若要更化善俗非積年不可也昔者衛文公初年男女七十餘人末年騾牝三千張全義爲河陽節度使合巡屬只一千七百戶行之數年殷富甲天下治要無難惟在人君誠心舉行不爲讒人所間耳

問先生所習之詩用何傳乎舊說所言與朱晦菴所傳大異答明朝近來傳經與古先大異有習讀而無專門名家者特取一時新說爲作文之資耳非所以爲詩

也不若春秋之必藉師傅也至於晦翁之註自當遵依詩序等但可參考不敢以古而戾今也然看書貴得其大意大意既得傳註皆爲芻狗筌蹄豈得泥定某人作何解某人作何議也

問晦翁略不依小序之說呂東萊本于小序作讀詩記欲知其大意則兩先正之說參考而可乎答如此參考而裁之於心又設身處於其地必無不得者矣僕三年讀禮二十一年飄零異國目不見書史古人云三日不讀口生荆棘三日不彈手生荆棘今者自顧增慚尙敢矢口談詩乎

問唐太宗命魏徵作打毬樂後終戰伐之功爲七德舞此兩舞吾國樂官傳之久矣明朝所傳之正樂何等音乎答古樂之不入耳魏文侯之賢尙惟恐臥齊宣王非能好古之樂直好世俗今相去二千餘年何復古明朝古樂特備其數耳宮中之所演者皆傳奇雜劇出相扮演以資謔笑賢者取以爲鑑非能陶鎔性情也魚龍角觚梨園子弟霓裳羽衣皆非古樂也

問前日以來欲談性理之事淺學不免躐等之罪故不及此聞昨吉水太守問格

物之義格物者先儒所說多多至晦翁說出窮理來其所行以居敬爲本窮理居敬工夫雖非旦暮容易說出之事日用之工夫先生之意如何答前答吉水太守問格物致知粗及朱王異同耳太守以臨民爲業以平治爲功若欲窮盡事事物物之理而後致知以及治國平天下則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故不若隨時格物致知猶爲近之至若居敬工夫是君子一生本等何時何事可以少得僕謂治民之官與經生大異有一分好處則民受一分之惠而朝廷享其功不專在理學研窮也晦翁先生以陳同甫爲異端恐不免過當

問危坐安坐讀書多是焚香危坐答古人席地而坐多是與日本相似讀書宜敬謹所以焚香危坐耳危坐卽日本今日坐法也

問危坐拜者跪而拜乎答拜者鞠躬卽今之立而揖也拜則兩膝跪地而稽顙已興則起而再揖也再拜者三揖兩拜四拜者五揖四拜危坐者以踵著尻以趾著地也

問論語學而時習之義舊說多就儒生效學之上說到宋儒兼致知力行以爲之

義謹思學且習者上自天子至士庶人於彝倫常行之上所學所習不可不慎思明辨如何

答兼致力行方是學方是習若空空去學學個甚底習又習個甚底慎思明辨卽是此中事

問先正曰學而習習而察竊惟加察字添一層工夫如何答極是

問程子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者彼與此共信從斯道誠以可樂然發散在外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謂乎答悅樂分內外只是要分別兩字耳然悅豫且康未必單單在心胸間手舞足蹈其樂非根心而何有朋自遠方來疑亦只是心中歡喜

問詩云爲龍爲光大全如今俗謂寵晃云云寵晃何等語答光字易解龍字不解故向來俱作寵光看言古字通用也然天子燕以示慈惠雖無所不至不當加以寵字愚意謂龍者神物也陽德也升沉隱見變化不測興雲致雨澤被萬物不若如字看而與光字作二意爲妙高明以爲何如光如光降光顧寵如寵臨寵貺

問凡國家之禮制飲食衣服器用之法尙文則其弊爲豪奢矣尙質以示節儉則其弊欲至鄙吝矣傳所謂與其奢寧儉然又質勝文則野不可不使文質並行也乎乃於斯二物如何防其弊乎答凡爲天下國家之禮在乎有制有制則貴賤有等上下有章文不至於奢華儉不至於固陋古之人繪衣繡裳山龍華蟲燦然可觀豢豕爲酒賓主百拜始終秩秩何嘗無文何嘗非質質而至於野文而至於靡者皆無制之禮也國家必欲崇儉當自本根始紛紛末制何益於事乎

問今指爲本根者如何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地間之定位也士農工商國之石民也男耕而食女織而衣民生之常經也所謂本根者如斯而已而又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國何患不治何患不富何事於浮文末節哉以末節而圖治是猶理絲而棼之也吾未見其能治者矣

問孟子說齊梁之君者皆是也所以其不用者亦皆是也本根末節不能辨別則何以爲治乎若乃理絲而棼之則遽解其結而可乎緩舒而理之待其自解而可乎答得其道急起而圖之無張皇之病舒徐而自化無優柔癱瘓之嫌但在有志

者求之有心者計之耳蚩蚩者厝火積薪之下寢處其上而自謂曰安謂之何哉
問幾社復社答幾社復社者社會也單以作文爲主如所言張受先張天如周簡
臣馬臣常復社主盟也周勤卣徐闇公彭燕父宋上木杜仁趾陳臥子幾社主盟
也庠序雖設末世已失先王造士之意至於經義講劄全是各家父兄延師教子
之事校讐則在翰林不涉鄉學講習討論賢明者特出新裁迎合主司所謂閉門
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問明季先生交遊之際必有懷義秉志而不屈虜庭之士若能有以禮招之者肯
至於日本乎答三四日前致書奧村顯思云不佞視貴國人如一家昆弟父子嘗
恠周虜量窄意偏尊中國而貶秦邦豈足語於聖賢之道僕雖淺陋非無此意但
見貴國人意思殊不如此所以此念灰冷儻國君好善厚禮招賢自應有至者但
患無移風易俗發政施仁之志耳惟是近來士人旣已剃頭辮髮甘心從虜雖築
黃金之臺恐來者無樂毅鄒忌之徒也

問文章之士黨首者何人乎吳三桂亦其徒乎答吳三桂武人也世胄也文章之

士之爲黨首者其初起於李三才之躁進邵輔忠尙葵之輕薄卑微其後周延儒許譽卿錢龍錫之徒紛紛不可數矣

問前日聞劉宗周道學之徒也吳牲鄭三俊亦其徒乎嘗見明季遺聞有北京殉死之士皆賜諡之事頃日考之不載王侍郎無賜諡乎鄒漪不知而不載乎答劉念臺盛談通學專言正心誠意鄭三俊先任大司農頗著政績後爲大家宰亦有清操方正不遜於劉吳鹿友有用之才其制行則與二公不同惜乎時不足以展其才初叨枚卜事已不可爲矣王侍郎爲浙直經略其事在後

問施邦曜先生之所親也亦在賜諡之中答施四老爲僕表兄在圍城之外入城就死其促家兄曰汝領敕已久何故不出城此城旦夕間必破吾特來就死耳觀此知其烈烈過於諸公矣

問前所呈明季遺聞及心史未開卷否答明季以道學之故與文章之士互相標榜大槩黨同伐異鄒漪南直之常鎮人朋黨之俗不能除故其毀譽不足盡信且其筆亦非史才但取其時事以備采擇耳矣

問鄒漪亦文章之徒乎答大明之黨有二一爲道學諸先生而文章之士之黠者附之其實蹈兩船占望風色而爲進身之地耳一爲科目諸公本無實學一旦登第厭忌羣公高談性命一居當路遂多方排斥道學而文章之士亦附之僕平日曰明朝之失非韃虜能取之也諸進士驅之也進士之能舉天下而傾之者八股害之也

問先生昔日往南京往來北京已經登第敢問其年科場出何題答僕困於場屋屢矣未有登第之事近忽有翰林學士之言又有狀元之說此言胡爲乎來莫知所以方欲作數字以剖白之而因病未果心常怏怏

問所言固然矣國俗太拙文字故鄙野之人看華客皆爲翰林或爲狀元不解其稱其號勿疑何至作數字乎就問大明各縣有校校卽有孔廟皆做闕里之制乎否答大明各府各縣俱有學校每學皆立孔廟但不能做闕里之制闕里之制甚大非各府各縣所能及也

問事實行狀亦題碑石乎答孝子孝孫編次其父祖素行而請之鄉先生謂之事

實鄉先生就其事實中增芟抑揚之謂之行狀然後進之禮部宰相議其易名撰爲祭葬碑文若例未得有祭葬者卽以行狀請之朝貴或海內名公撰爲碑文墓誌或者存之史館以爲作傳賜諡之地

問諡則人尊師爲某先生亦然乎不然乎答此亦有之然亦不宜輕舉必允愜輿情而後爲之方不爲弁髦耳

問父母在而有兄喪者可降一等乎答父喪斬衰三年母喪齊衰三年兄喪期服布之生熟升數不同無所嫌疑不必降等惟父在而爲母則有或降或不者

問不諡而稱先生則冠其姓號乎冠其姓字乎答字亦可號亦可某字某姓先生問懲忿塞慾者人之所難也先生二十年來塞慾感仰感仰程夫子七十而氣力勝於前時所謂以忘生殉欲爲深恥先生能居此故血痰嘔咳者無妨耳答水至柔人多蹈而死焉色欲至爲末事然君子於此自振爲難僕事事不如人獨於此中鮮能惑之近者自解云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釋子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僕能行而未嘗言之至於嘔血者蓋以陰陽不接又多家國之憂宜乎其有此

疾耳其不致性命之傷者則又在廿一年保嗇之功

問褻脚者古所謂偪者乎答偪也縛也行騰也邪幅也同是此物

問行纏何物答行纏者俗名搭膊又曰料繳邪縫之可大可小卽橐也

答木下貞幹問

問曰毛孫繼子其義如何答養子之子卽序於諸孫之列俗曰討兒不討孫蓋言養子爲討兒子也毛孫者義男之子也繼子有應繼有命繼長房次子理當承繼故曰應繼長房無可繼之子則及次房次房無可繼之子則及再次一房親兄弟無可繼之子則及從兄弟再從三從族屬已盡而無子可繼則及疎族不分賢不肖皆曰應繼天子諸侯雖大畧相同而微有不然者以宗器至重不論二弟三弟長子次子按牒而取之無有不應者惟大臣無識見無擔當愛身畏禍不顧宗廟至重但得一人爲主器而已是故繇親及疎亦如士庶之家命繼則死者平日以某子爲賢臨終有命某人與某人一同承嗣故曰命繼不論親疎除長子外亦不論長幼躡等而繼之也亦有平日愛之教之撫養成人在生時卽命與應繼某人

一同奉祀者亦是命繼但不得越族而及疎遠越宗而及異姓繼者續也某緒將絕而復續也故曰繼也

答中村立貞問

問此文某人所作也未知能合作者之法答作文者句句字字俱要從經史中來著一句杜撰句法不得著一字杜撰字法不得圓滑而非熟新秀而不生則佳矣若其中見理明主意大前後首尾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節節相生字字靈動則文之極致也此等書疏胸中無一毫書史氣字字湊泊逐件排疊如何謂之學者多讀古來名公文字自曉作法

問伊川先生治喪不用浮屠法今中國能遵行否答中國治喪非如貴國棺斂之際浮屠不與惟後七日謂之頭七已後無七必要作佛事四十九日而七終又有百日週年及三年喪滿俱有道場謂之超度不然父母亡者便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痛苦佛教既盛謂超度便可昇天堂不超度地獄沉淪以故愚迷子弟多信而爲之卽有稍知其非也又世俗之人共相非笑指作之爲不孝故僞焉特拔者

無有幾人近日亦如之惟不肖家治喪毫不爲此

問高才能文章伊川先生謂之學者不幸蓋有高才而能文章者志功名趨利祿不過以文字取名終不可入乎聖賢之大道也若退之永叔以文章振於當世然不免於詞章之學耳答韓文公變六朝委靡之格故曰文起八代之衰且其氣骨勳業人不可及頗有功於聖門何爲止以文章名世若歐陽文忠其立朝行己亦有可觀不抗不撓亦非無所得者何爲止以文章名世尙論古人俱要其終始不可妄言有高才能文章者不止於志功名趨利祿而已如作詩作賦無益於世道人心而但逢迎時俗之所好卽其用心已自不肖豈非不幸耶

答小宅生順問

問本邦近代儒風日盛師及門生往往服深衣野服等堂堂有沫泗之風然所製者皆以禮記及朱子家禮羅氏鶴林玉露等考之異域殊俗雖以義興之而廣狹長短不使人體想尺度之品製法之義別有所傳乎賜教示答貴國山川人物之秀美幅員之廣遠物產之豐盛自敝邑而外誠未有與之匹休惟是文教不足實

爲萬代之可惜秉鈞當軸者豈不爲此慮至若分爲學修身爲二義僕更爲不解近代儒風日盛敢問學行兼優者幾何人文章冠代者幾何人僕匏繫長崎如坐井觀天以蠡挹海惟祈明教之至若深衣之製亦祇學聖之麤迹耳玉藻文深義遠誠爲難解家禮徒成聚訟未有定規服深衣必冠緇布上冒幅巾腰束大帶繫帶有緜垂與裳齊履順裳色絢纒純纂貴國衣服有制恐未敢輕易改易也

問向所諭媽祖關帝順未知之抑何神哉答媽祖者天妃也專管海道之神舟船東西洋往來是其職司關帝者蜀漢大將雲長諱羽封漢壽亭侯以正眞公忠爲神尤顯於明朝故薄海內外無不尸祝二神非如異教之荒唐也

問承教關帝知是爲蜀漢名將關羽也贈帝號在何時乎蜀中有諸葛孔明尊號不在武侯者如何答關帝著靈於明室明神宗萬曆皇帝繇武安王晉爵崇隆至協天大帝諸葛孔明初薨之後後諡卽爲忠武侯至今未改

問蜀漢自古有英傑出焉揚雄司馬氏鳴漢家眉山三蘇及陸游等鳴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答國朝有宰相之子楊升菴諱慎者探花陳秋濤諱子壯者或

負奇才如子雲或顯忠節於勝國亦自有人

問楊升菴文集已得見之陳秋濤之書未得見之想有文章著述而傳世皇明人物高出漢唐者雖我外國而知之有素如順之管見雖不知所議而竊聞之先輩如薛文清蔡虛齋者所謂君子儒如王守仁王龍溪林子中袁了凡者淫老佛不免三脚貓如王世貞李夢陽李于鱗者文章與五誥三盤相類而大不及如徐中行茅鹿門鍾伯敬者不過醉古人糟粕今依先生欲質問之果如何答陳秋濤亦有著述有經濟錄已刊行未知國變後其書刊行否國朝人物如薛文清李夢陽氣骨錚錚足爲國家砥柱所謂烈風勁草板蕩忠臣也無媿儒者若王陽明先事之謀使國家危而復安至其先時擊劉瑾堪爲直臣惜其後多坐講學一節使天下多無限饒舌王龍溪雖其高第門人何足復道袁了凡恬靜清和亦其好處全然是一老僧何足稱爲人物其他或以理學名家或以詩辭擅聲未足可以著稱貴國者其中如王弇州猶少長於數子耳愚見如此有當高明否

問富哉高論啓發如披雲仰日所謂一夜話勝十年書者也我國當今志學者易

用朱義春秋用胡傳書用蔡傳詩用朱傳間亦有好異者捨宋儒之說而用近世快活之說故其所辨論如長流之不可障雖然步步不由實地如順者困此弊久矣如之何而可乎答爲學當有實功有實用不獨詩歌辭曲無益於學也卽於字句之間標新領異者未知果足爲大儒否果有關於國家政治否果能變化於民風土俗否台臺深知其弊必不復蹈於此果能以爲學修身合而爲一則蔡傳朱註胡傳儘足追踪古聖前賢若必欲求新則禹稷契臯陶伯益所讀何書也

問偶得造儒宗之門可謂一代之面目唯恨言語不通書不盡言情緒多端不能伸之余願奉先生於東武欲得日夜親炙渴望渴望

答幼年稍嘗學問近者荒廢廿年謬謂儒宗甚差聖道台臺有情緒欲教諭之而言語不相通前翰教中問善辭命者未知其指不敢遽爾煩人若僕至東武東武才士之林卽往恐無益也

問退託誠爲過也東武雖多才子或文人或遊說間亦志君子之學者惟多矣雖然如先生身生仁義之國學究聖賢之奧何爲無益乎小生所不解也答孔子歷

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不可得。以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人生之大願。誠恐貴國惑於邪教，未見有真能爲聖人之學者。此事必君相極力主持之，豈一二儒生與下任微官所能挽回氣運也。僕故不敢承命，如有其機而故爲退托，得罪於孔子多多矣。况僕之視貴國同爲一體，未嘗有少異於中國也。貴國惑於邪教，深入骨髓，豈能一旦豁然。

問明教悉矣。聖教隆替，誠在時君與時相。方今東武我學日行，國之牧伯邑之宰主，多是有道之人，也有爲之時也。一方之流雖深入骨髓，而得博雅君子相與唱我道之美，攻彼方之弊，則雖不在一朝一夕，而或十年或七年五年，亦可以小異。况今東武有大成殿春秋二祭，不懈彼一方之流，雖饒舌而士大夫輩無敢聞之者，唯避南蠻天主教之嫌，故其迹似尊信一方，實不及我道之行耳。答僕在此廿年所聞，俱謬。茲承大教，積疑釋然。果爾世道人心之大慶也。吾道之功如布帛菽粟衣之，卽不寒食之，卽不饑，非如彼邪道說玄說妙，說得天花亂墜，千年萬年總來無一人得見。所云有悟者，亦是大家共入窠臼中，未有一句一字真實，可惜無。

限聰明人俱被他瞞却誠可哀痛吾道明明現前人人皆具家家皆有政如大路不論上下男婦智愚賢不肖皆可行得舉足卽有其功賢君能主之於上宰相能嚴之於下不至數年風俗立改若至十年王化可行何止變其風俗而已且行之甚易不必如禁南蠻如此之難也

問先生所冠所服是貴國儒服儒冠乎答僕之冠服終身不改大明國有其制不獨農工商不敢混冒雖官爲郡丞郡倅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近者虜變已來上下無等清濁無分工商敢服宰相之衣吏卒得被王公之服無敢禁之者無論四民卽倡優隸卒亦公然無忌誠可歎傷僕所服者猶是便衣至於禮衣此間不便攜來亦力不能製

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言之英也非言則聖人之心亦不宣非文則聖人之言亦不傳然文須通於天下達於古今方謂之文若止一方之人自知之而已則是方言調侃非謂之文也今貴國事事盛美而無文以達於中華則亦何能知其美且大萬一後來之治不能如今日則貴國之名永永不傳矣此君相士君子之憂也亦

君相士君子之恥也

問文之爲用不可勝計中國之文章直寫平日言語而已我邦文字不然平日言語與中國大異故作文字亦不自由是故文才迢逸者良希雖然有掌文字官務學中國之文其所傳者日本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文德實錄新國史舊事紀古事記等皆是我邦典籍也方今東武亦有日次記錄備來世而已君相士君子大概祖先出武隊中昇高位子孫世官世祿無暇學文字故多不滿人意亦無如之何答中國言語自言語文字自文字我朝以制義取士士子祇以功名爲心不務實學故高貴之文舉世亦無幾人多者十餘人而已非讀書者皆能作文也然代不乏人耳若云君相起於武職漢高祖亦起於卒伍而今日聖教之不墜地者皆漢武帝表章之功所以文章之盛亦惟西漢爲最僕之爲此言者謂貴國今處極盛之時若曰惜乎其獨少此爾

問本朝文粹入高覽其文章如何文粹有三善清行者我邦儒者也意見封事十篇載在此書答大概一見耳至三善清行者亦失記其名僕以台臺真懇故亦抒

誠言之儻務爲虛美之詞不如此唐突矣僕素以西蜀秦宓晉朝桓溫刁彞事爲非豈肯身自爲之乎直視貴國爲一體故披瀝心膽無少忌諱非以氣概爲事也問沒來由國在暹羅國西所謂身毒國歟答交趾人謂白頭回回之類謂之沒來繇未知其字果是何如亦未知其國果在何處如是身毒之國則今古之流毒者皆其國人之所爲也

問阿蘭陀國通中國否答和蘭在中國之西北南蠻紅毛三國鼎足而居繇海道不繇中國

問中國西北有大宛匈奴等和蘭應在西南方答匈奴在西北近邊大宛則過樓蘭車師疏勒龜茲烏孫繇陸路涉廣漠固與此有別也

問栢我邦今作桶葺屋者歟答栢中國樹於墳墓寺觀其材堅而美可爲器具及爲棺天子黃腸卽此也所謂東園秘器

問右北平去沙漠幾千里金陵去北京幾千里答右北平之外卽爲薊州昌平去虜地六七十里故有黃裏太逼胡沙之語其去大同亦止二百餘里其出喜峰口

牆子嶺古北口永平府俱不遠金陵至北京有二千六七百里

問交趾去南京幾千里所謂臺灣東京安南皆交趾之種否交趾古五溪蠻否答
交趾先爲布政司以其數反覆宣宗皇帝棄之貢道絲廣西南寧幾及萬里至京
東京安南卽交趾也臺灣爲海中一島近福州五溪蠻則湖廣沅辰之峒蠻也非
交趾

順曰古來中國稱我邦曰倭奴是非我邦之通號近世入寇貴國皆筑紫九州之
人乘亂逃逸鈔掠沿澗遂視之爲盜賊此不可不辨答中國與貴國不通之故皆
邊吏之罪天子遠在萬里竟不能知其情僕久有此志又平心夷氣絕無客氣爲
梗於中儻有中興之日僕得仗節歸朝特當奏陳其顛末若先朝露填溝壑貴國
之污名永永不白而中國之邊疆未得無事也入寇之時淫亂慘毒備至加之惡
名不亦宜乎

問貴國去我邦幾千里交趾去日本幾千里來日本向何方人人曰交趾在日本
西南其間有幾島有幾山否答中國去貴國水道一千六七百里交趾去貴國八

九千里來則向東北方行交趾故宜在西南也其間幾鳥幾山僕見之尙不能識況能知其數標其名乎

問蕪陋文字辱一覽謝謝未知似爲文理否願無皮裏陽秋而直論其非則素望足矣答僕好真言故多唐突台臺不患無學要在清理氣脉若使氣脉未清未爲文之絕義也幸勿爲罪

問氣脉之清有何術而可得之答別無他術只是多讀書有來歷耳試看從古大方之文佳與不佳則時有之其氣脉則無有不清者又貴國之文字多自造以填入之行之遠方能通解否

問文章氣脉蓋從時代風氣而已唐宋元文字大槩氣脉相同讀過不滯就中韓柳歐蘇周程邵朱之文爲然唯迄明家諸公文章全不相類終日讀之徒覺聾牙我邦文章多學唐宋故與明家文章殊不同未知先生意謂如何答聾牙者此借艱深以文其淺陋者也或一時偷取功名則有之不可掩天下萬世之目也至於氣脉神理自古及今未之有異何有時代之不同

問貴門人省菴雖未知其爲人而聞人人說天性啓明且親炙先生有日其極致不可易言僕何敢望省菴拙作擬與國學書先生已見之若幸其書有稱寡君之旨而國學之制施行則施教之師想乏其人僕得便宜則欲薦先生當今教授之師其祿足養七八口萬一有招則可東遊否答省菴之爲人如其文其立志更有人不可及者今者欲來長崎未奉其主令未敢見黑川公是以不得來然今年四十餘矣台臺若能虛心極力日夜精進且可過之何遂不可及與國學事是國家大典而在貴國爲更重僕深有望於貴國但以僕之才德菲薄何遽足爲貴國庠序之師至若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恐今日未易輕言也惟看貴國主尊意何如耳貴國主讀書好禮雅意欲興聖人之學必有非常之識亦非今日可遙度也問日本上世文學大行中世以來荒敗神祖初受命五六十年略雖事文字未有傑出之才故學者之病皆如先生言答漢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其表章六經實爲萬代之功若非漢武則聖人之學久已滅絕矣豈宋儒所能開闢也今貴國但患不能好聖人之學耳果能好之且可爲堯爲舜何患文章之不及中國也此

爲之數年便可見效十年便可有成何不試之而徒作臨淵羨魚之歎此言非如釋氏之捉風捕影也

問古人不欲封萬戶侯而欲一識韓荊州者何也日聞其所未聞月見其所未見也順非敢以古人自處者然亦聞古人之道喜之有日先生以古人之道教我則爲幸來千里之遠而逢所未逢之人而聞所未聞之論所謂虛往實歸者也不亦悅乎今當遠行再聞至論亦未可知願得拜昌言以沒身誦之幸勿辭焉答相晤兩月中間間闊日多今當遠行可勝依依臨別贈言君子之道魏公子牟之言可念也應侯英雄猶然心醉若在聖門顏子之若無若虛不可及矣賈太傅非不有才惟不善藏其用耳能使少有含蓄漢家事業光於文帝之時必不至漢武令平津武安開其端也文章雖一句兩句以至長江大河皆當從經史古文中來必不可用土語湊泊及自杜撰字語填塞有此雖集千狐之腋猶貽續貂之譏矣

問鄭玄云格來也物事也司馬溫公云格扞也物外物也王陽明云格正也物事物也答格兼至正二義扞字全非扞格之格非格物之格

問或人評至正二義曰上已曰正心下何又曰正物所謂床下架床者此說如何
答床下安床屋下閣屋非此之謂也若如此上已曰明明德何下復曰致知

問物物理也正物理則雖不及致知而無妨乎答至正有相兼之義非以正物也
問程子曰今日至一事明日至一事此說僕亦不信先生謂之何然至字義則格
至正也物物理也先生亦從此說否答格者隨其物而格之亦非今日至一事明
日至一事若今日之事關係父子君臣夫婦又將如之何

問修身正心之要答心無邪無枉無黨無偏便謂之正故大學不言正心之功而
歷言心之不得其正心若不在則視聽飲食俱非矣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既能
時時在腔子裏如何得有不正至於脩身者亦非如釋子修行之修只是還其本
來無欠缺之身便是修了

問姊妹嫁一夫恐無此理舜娶之非是如何答諸侯一娶九女正不必以不置妾
媵爲賢且天下之事惟調停婦女爲最難而姊妹同室比之姪娣尤爲難御堯欲
試其處之道故曰觀厥刑於二女天子之命舜豈敢違非舜欲娶之也何疑於此

問雷災大行十餘年每年自正月至十二月無寒暑無晝夜有雷必有災有災必殺人今年五六月之交震死者七八人蓋執政要權之過而天責之則何不在其人而在此不辜民乎答聖王治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兩不破塊風不鳴條今雷應收聲之時而反爲災甚至殺人則陰陽變易極矣此必時政有所闕是在上之人嚴加修省以回天變耳若一人爲非而必雷以激之是天代人君爲政矣古今必無小人矣小人失道自然殃及百姓無疑也

問以生物爲心者天也繼天施德者聖人也然則天無言聖人聖人有言天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聖人不敢爲之今雷不殺萬人之人千人之人而殺一人之人是何足畏是何足責請承其詳答成王之時大風拔木偃禾木與禾有何罪是天動威以彰周公也今不宜殺而殺天其或者以此警戒人君與執政歟

問今早上公見先生謝札曰拜登二字不能解拜卽伏拜之拜登亦登級之登歟謝是先生之謝而高書者何謂也答拜者是旣拜而登其物也謝是謝上公禮宜高擡中國廟堂之禮聞字請字特字俱一擡頭又謂之雙擡

問登有尊閣之義否答登者升也與左傳下拜登受之義稍異

問解額何謂也答解試有額或多或少如南京每科一百四十八名而雲南貴州止四十餘名

問分署何謂也答國初各省俱用中書省官治之爲平章事副之者曰參政乃參知政事也故曰紫薇分署

問京考差何官答南京爲應天差翰林大老二員順天同浙江江西差大翰林一員科臣一員

問房考房是齋室房局類耶此任是何官答是經房分考官詩經六房易經六房書經四房春秋一房禮記一房

問韓愈祭十二郎云云此十二字何數量或謂杜甫曰杜二此二字亦同如此數量之字不知其義爲何答中國有從兄弟再從三從族兄弟宗族衆盛者恐上下無別故用一字以排之謂之排行故曰行幾自一至百或有百外者杜二十二郎卽行也

問具慶義何謂答父母俱存者曰具慶下父母存而上有祖父祖母者曰重慶下父存母歿者曰嚴侍下父歿母存者曰慈侍下父母俱歿者曰永感下有三代俱存者曰重重慶下然不可得也有則詫爲希世之奇矣

問野服法朱文公初製之然世無服之者迄羅大經時其服已絕纔在趙李仁處見之先生在南京見其服否但歷代有異乎答晦翁先生言得見祖宗舊制則非初製矣但明朝冠裳之製大備於古自有法服故不用先代之物而其製遂不可見耳

問深衣製明朝所用如何先生所見者法禮記乎法朱文公家禮乎答僅見家禮耳明朝如丘文莊亦嘗服之然廣東遠不可見王陽明門人亦服之然久而不可見家禮所言自相矛盾成之亦不易故須得一良工精於此者方能爲之

問祭服古來有法明朝士大夫公侯家廟時祭其服用何物聖廟釋奠有司等所服者服其官服乎抑別有祭服耶答外祭用吉服吉服者緋錦繡帶隨其官品玉犀金花素銀花素明角黑角之不同內祭用素服素服者黑也釋奠外祭也用吉

服世亦稱青公服爲祭服官之高卑俱束黑角帶但鑲者不同內祭中大祭時祭亦用吉服或錦繡

問大祭謂何祭乎答如祭始祖祭先祖正月元日是也

問黑卽黻素服乎答審黻素色似灰色與黑色有異黻者喪服與黑稍異黑者今日本多此色

問唐山有煎茶久矣唐陸羽龜蒙盧同張文新等皆有煎茶詩宋朝有點茶詩煎也點也其別如何答自宋以來皆用點茶所謂點茶者點湯也水大沸恐傷茶氣先用冷水數匙入於湯中而淪茗則氣味俱全故曰點茶煎茶別自一種如六安等茶則久煮而後味全故亦有煮茗之說然煎茶點茶世人亦互用之不甚別也問淪字義如何六安何謂也答淪者泡也入半湯入茶又加湯注滿爲淪六安地名產茶甚佳能消積滯油膩故須久煮而味足耳

座師有二有大座師有本房座師明朝之制舉子各習壹經易詩書禮春秋分房較士易五房詩五房書二房

或四房
三房

禮一房春秋一房每房各一人主之謂之本

房座師取中之士呈於兩總裁副總裁於大批之後又批一取字大總裁於大批之後又批一中字然後登於榜上謂之中式二人謂之大座師此鄉試中式之式也會試易六房詩六房書四房禮一房或二房春秋一房或二房大槩俱與鄉試相同

明朝甲科之制及第後有試錄暨同年序齒錄并硃卷刊行其中

速香產占城新洲較之沉香體薄質輕色黃多薄片有孔佳者謂之鯽魚片武士帽占城新洲者味甜柔佛亦產香然味酸

唵叭

音聞

產麻六甲柔佛等州府狀如瀝青乳香不香但用以煮黃熟發諸香耳

冰片生於梅樹產麻六甲柔佛等州府有大如錢者爲梅花片有上四六中四六下者爲糖米

排草各處有之其味香甜以廣東交趾者爲佳

黃熟香質甚輕鬆產廣東用唵叭煮有雲頭花者佳

芸香狀如滴乳香色比松香更爲嫩白亦偶有黑子

冰腦卽樟腦之上者

生結伽楠沉速皆有生結熟結在活樹上旋斫旋取者爲生結

熟結同上樹枯或斫其樹埋砂中木朽香存大而成器成形者爲熟結

三奈藥材世言甘松諱三奈

揄麪卽揄樹皮去粗皮粉作麪

粉燻和蘭艤船所用似瀝青者燻音打燻音麻考字書無此二字閩人之言多有

有其語而無其字者

答藤井文大夫問

學者志不可雜頃言專心致志者此也若今日欲學何事明日又欲學何事其人到老不能精一藝何也以其志泛而心浮且欲速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足下稟賦薄弱恐非用武之器且今旣食厚祿又復汲汲於他事何爲也哉

答辻達問

問日本佛法隆盛名山勝區爲渠所占葬禮多用浮圖之法中國必異於此乎答

中國世家大族以禮葬其餘世俗農賈之家隨其家業之有無亦有斂手足形懸棺而窆者作佛事者俗人之習也云是超度亡人蚤登極樂脫離苦厄以愚弄無知者耳未有浮屠氏敢挾持士紳民間短長者也

答藤井德昭問

問刀劍弓馬鎗戟等技藝士子所當學爲而於心術之學恐有害乎答學者志不可雜頃言專心致志者此也若今日欲學何事明日又欲學何事其人到老不能精一藝何也以其志泛而心浮且欲速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足下稟賦薄弱恐非用武之器且今旣食厚祿又復汲汲於他事何爲也哉

答或問

問周禮註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又曰儀禮賓擡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擡明朝亦用此禮否答今之命婦入朝坤寧宮中宮俱肅拜蓋立而拜也婦人以肅拜爲重跪而拜者次之拜中最輕之說亦非也所謂擡者是也

所謂歛衽拜者是也如曰肅拜止再拜卻至如何三肅使者註曰手至地者亦非也既已手至地矣如何言介冑之士不拜不拜者以其技拄不便屈伸也手已至地何又言不拜乎既已不拜矣何又言肅拜乎韓厥之於齊侯再拜稽首獨非軍中乎獻子豈不知禮者乎如何言肅拜爲軍中之禮蓋儒者不達古今之禮所見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故紛紛不能歸一耳古樂府伸腰再拜跪亦非誤也古人之跪即如今人之立跪而肅拜與立而肅拜正自相同非有異也今時太守見上官兩膝跪地其頭略俯而肩背不動疑肅拜相似而亦非也不知者遂摭太守之拜爲肅拜豈不詛以傳訛儒者之誤後人多此類也儒者誤後人後人復誤後人真如扣盤秉籥矣何嘗有真見其是者乎

問律歷志曰以子穀秬黍中者二十四銖爲兩較之日本之衡其差若干答黃鍾之管實一千二百黍今用二千四百黍故曰兩大約與日本之衡所爽不多

問所謂秬黍日本有之否答日本有之膚黑綻裂之處微露紅黃秬黍者一稔二米者也

或問紅纓

答紅纓纓騶也以犛牛尾用茜草染紅朝冠盔用作纓旗旂旛旌亦用作纓馬額亦用作纓詩中白馬紅纓卽此

或問猩猩

答前在交趾聞其國海邊有這種採掇山菓以爲食好酒好著紅屐土人以此愚而擒之聞之唐人者亦然然未之見也僅見一培乾者長可四尺口鼻齊整在唐山時於嘉興崇德地方有二一牡一牝以檻車籠之觀者如堵墻然亦未知自何國來但聞夜則放出溲溺畢則復入籠中其後牝者物故祇存牡者解京耳其時不留意於此故未之詳問也

舜水文集十五終

舜水文集卷十六

明餘姚朱之瑜撰

議

水戶上公太廟典禮議 并序

禮曰鋪筵設同凡爲依神也蓋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辭云以某妃配也依神使神憑依乎此也王者父天母地主以日配以月西銘云乾稱父坤稱母是有陽必有陰也有父必有母也豈惟王者爲然自諸侯以至於庶人未之有改也祭而無配者惟三殤爲然耳鼎銘有云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以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是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本年春儒臣野傳承命下問曰先妣非嫡夫人也而先君無嫡夫人諸母皆同埒自孤誕生之後稱之曰子母而等威遂異矣今欲遷葬祭祀之典云何之瑜對曰有正嫡小君則太夫人壓於

正嫡從來未有小君則太夫人乃正嫡也况母以子貴乎自合以嫡夫人之禮行本年夏六月再命臣今并有順以靖伯世子祔廟下問上及太夫人夫人陞配及祔享改葬之禮令爲圖以獻之瑜面爲指畫且曰太夫人生時旣與諸母不同矣若先君有命其爲正嫡無可疑也若先君未有命而薨亦當以正嫡之禮奉之而稍爲挹損似爲合宜蓋古者諸侯之娶亞卿納采君自親迎有故則上卿逆女去後因思上公一字不諱直致其詳以求其當是上公之謙也謹也仁也孝也明也之瑜不敢倉卒承意必俟廣詢博訪詳稽之家卿備前守臣信治以及大小臣僚僉議咸同以祈通國之臣民悅服天下後世知禮之君子無非議者是之瑜之謹也敬也直也諒也今詳考古禮條分臚列設爲六問六答以剖晰之惟祈裁擇

其一靖定太夫人當配廟

或曰妾母不可以爲夫人說在乎有扁斯石矣蓋謂諸侯一娶九女自嫡夫人之外二媵六姪娣皆妾也以天子身爲立后猶曰履之卑兮况人子而敢卑其君父

乎春秋不云乎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甚矣則將應之曰本無正嫡則太夫人非妾矣且人非生而謂之妾也以其有嫡而後名之者也夫有嫡而後有妾猶之有君也而後謂之臣有兄也而後謂之弟前既無兄誰則謂之弟乎既無嫡矣何以謂之妾乎諸母皆同埒乃先君少年之失之瑜遠人又語言殊異原委已不可得詳矣况亦非先君一人之過也諸母皆同埒則母以子貴理自當然齊桓公如夫人者六人卽先時同埒之謂也或曰生母不可與嫡母並尊說在乎辛伯之諗周公矣並后匹嫡兩政耦國古今所戒蓋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春秋傳曰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耐廟亂倫易紀無復辨矣則將應之曰子以母貴是嫡母爲生母也母以子貴從來未有嫡母則生母卽嫡母也此理之明白易曉者也既無匹嫡之嫌亦無二夫人耐廟之戾倫無可亂紀無所易閨門風化之始亦已議之詳矣或曰恃大典而隆所生瀆大倫而輕宗廟說在乎僖公之致夫人矣夫哀姜得罪於宗廟猶曰不可況其他乎禮庶子爲君爲其

母無服又曰妾母不世祭其祭終子之身而已孫不祭也皆不敢貳尊者也則將應之曰嫡子爲君庶子爲君服與祭截然懸隔不可不深長思也今既無尊矣其誰貳乎或曰以私恩崇其所生而抑正嫡說在乎夏父弗忌之躋僖公矣蓋君臣分定冠履不可倒置也況去正嫡而以所生配太祖乎漢唐以後雖或顛倒雜糅不足取法而燕文昭皇后之配劉詳董謐猶能力言其非也則將應之曰嫡之與妾名分之嚴振古如茲矣先君之廟未嘗有配非如燕遷文明段后之主而以文昭皇后外配太祖也且自古以來有有太祖而無配妃者乎假如閔未爲君而崇祀僖公禮也豈亦謂之逆祀乎哉或曰先君存日或者意所不可則人子不敢自專說在乎齊將軍匡章雖奉君命而不敢改葬其母也則將應之曰上公誕育遂稱之曰子母上公立爲世子起居服食等威與諸母迥別此時嫡妾之分已定矣是卽先君之命之也其意未有所謂不可者也但貴國未諳立夫人之禮是以致此草草耳或曰本無殊異一旦加諸上位則臣民弗信也說在乎宰咺之賄仲子榮叔之歸含召伯之會葬也故曰以庶亂嫡王道熄矣襄王不能正又從而褒賞

之乎則將應之曰太夫人之薨也特遣大臣弔賻貴國未習含襚賵臨之禮弔之賻之其義一也亦有同時生母厭世其親均其國大其爵高況叔父尊屬重望如古方伯然而世子已立未嘗弔之賻之則嫡妾之分彼時已昭昭然矣大禮無愆豈如莊之賵仲子襄之含成風乎正其義而明其盡在於斯乎繇是觀之禮無可疑不待其辭之畢矣古之君子有言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夫無無父之國豈有無母之君其間小有違錯者前人之過理當補其闕失而且安常處順人所優爲至於禮之變者不可不窮而思通也君臨萬民身自作則有所屈於上則私情自不得伸於下禮法所禁理勢相格旣已無可如何矣苟無所屈抑於上禮所得爲而不爲入廟而禋薦則含罔極之悲抱終天之痛亦獨何心哉先王以孝治天下正所以權衡於大者遠者疑難者至理辨於毫釐而大義昭於千古如斯而已矣

其二哀文夫人耐廟

謹按禮夫人先卒不赴於諸侯不成喪書卒不書薨無諡不書葬不反哭於寢不

祔於祖姑明乎夫人以從君爲義無所敢自遂之道也惟穀梁春秋以子氏薨爲魯隱公夫人然惠公元妃實書孟子卒矣元妃非夫人而何不獨前後矛盾而且大有背戾無所據也今夫人即祔當祔於東照神君之夫人神君之夫人貴卑者不得祔也且開國承家則不祔於本宗禮諸侯不得祔於天子是故繇上而言則伯禽之夫人不祔於太妣燮父之夫人不祔於邑姜鄭武公之夫人不祔於厲王之后繇下而言則季友之內子不祔於孟子詳考禮文無所憑據惟士禮一條謂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天子適士二廟官師一旦不得爲王父立廟矣乃得爲其妻立廟乎不可訓也疏云此言始來仕而無廟者其說更爲乖午無廟則已建廟必先父祖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寧有父祖不血食而妻得立廟者今欲祔夫人於先君之廟則翁與婦不宜同堂而享祭卽別設帷幄禮亦非宜且諸侯歲三祭一牲一祫祫之時祔矣牲之時歸於何所乎若欲別主一廟此後人爲生母權宜之計尙且考宮貽譏非夫人之禮也之瑜謂夫人仍宜奉祀於小寢雅靜之室上公主之世子立而專主祀事直待百年之後昭廟

升祔而後夫人升配於禮允協程子以翁婦爲嫌欲爲別廟別祭於禮固爲支離至若子然一婦人而楚楚合食於翁側則又必無之禮矣凡禮之可以義起者如此

其三靖伯世子祔廟

卒哭而祔七月而卒哭明日祔祭畢仍歸於寢俟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則祔食於祖禮也今七月之期已過矣喪畢之期尙遠殷禮既練而祔則十二月也祔主設於先君之東側西向從祖也惟上公入廟則出主於太夫人之西南東向稍下於上公之拜位避尊且穆位也今者五廟未備而夫人爲昭故就穆位爲是若夫遣官攝事則不須出主惟祭時出主耳祔主上公不親與獻既祔則易牲而祭禮諸侯之適子命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宜於祔食則同先君之牲特祭則從未爲君之牲於禮似爲得宜今緣下問理合詳具始末惟祈采擇施行

其四太夫人入廟事宜

太夫人配享以冬至日爲吉冬至乃烝祭之大又一陽初復之時前期十日當遣

官奉迎或重臣或親臣選一人篤敬者爲之預設一帷幄於太廟西南南向主至上公宜親率羣臣奉迎於西郊亦設帷幄於西郊路次奉輿入幃不出主參謁起居禮畢迎入廟中奉安於帷幄之中特設一祭告於先君某日當某妃配享祭畢隨設一祭於幄中奉慰卽告以某日當配享先君以主百世烝嘗至日遷先君之主稍東隨奉太夫人之主入室中稍西並列蓋敵體也同几異饌緣日本生時尙不同牢且邦君之禮亦異不妨各設也祭畢其助祭者當歸胙於異姓而燕同姓及執事以下逮於煇庖翟闈先王所以廣神之惠雖煇庖翟闈之賤者猶得霑其恩也故曰得萬民之驩心以事其先君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廟中執事誠宜選擇方能恭恪且人以有事爲榮而恩無濫及則人心競勸於爲禮矣詩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是也今期迫不能矣又三日爲太夫人忌日卽於廟中行事古者奉櫝出主而祭於寢已爲非禮又云考之祭可以及於妣妣之祭不敢及於考謂卑無援尊之義也今薦於廟中而裸獻不及先君非人情殆不可行也太夫人及夫人遷葬當在冬至之後立春之前太廟旣已奉主則太夫人佛寺之主理

應請撤卽於墳前人迹踐踏不及之所瘞埋之瑜謂於欄上石下最爲得宜但僧人希冀餘澤彼見遷葬甚爲忿憤若又瘞主必肆蜚語而世俗愚夫少所見多所怪必競爲邪說以惑聽聞恐上公亦不能專斷勢將如齊桓公之有二主也幸與諸大臣議之又助祭諸臣未有坐次而陪祭百官迎送之際拜伏道左不待言矣其後乃弗單草蓆長跼於霜天露地之中寒氣上侵肌膚戰慄久必懈弛幸廣孝子對越其親之意有以區處之其間或有孱弱虛怯之人因而致疾則亦拂人君愛人之心祇此冒昧上達伏惟裁定

墓祭議

與吉弘元常今井可汲書附

本月初四日儒臣板垣矩臣中村顧言恭承明命到瑜寓所問古昔有無寒食墓祭并祀土神之禮之瑜謹對諸侯之禮久已無傳惟古者卿大夫支子庶子望墓而祭禮則有之近來卿大夫士庶無有不墓祭者謂之祭掃及祀土地輕重三等分別詳陳量已上聞今按唐玄宗開元敕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沿寢已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歐陽永叔則謂唐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

又考五代會要云人君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故襲而行之瑜謂二說皆非也過家上冢漢晉宋齊皆有之唐晉史官循行數墨拘牽文義不足深責獨惜歐陽文忠一代儒宗立朝日久乃亦輕爲此議夫天子有陵或亦有園園陵皆有寢新葬者有官人有宦官守陵朝夕上食朔望特設謂之月祭時物薦新如獻冰薦含桃嘗麥之類與廟寢等記曰先廟薦寢是也久者朔望有祭更久者四時及歲暮有祭其祭品節俱殺於宗廟但以守陵官員及太祝行事非特祭奉告奉慰不別差官如此何假於墓祭然天子有謁陵之禮謁陵非上墓乎陵園有寢不可謂之野祭至於後唐莊宗亦有說其曾祖爲朱邪執宜葬於沙陀其大父及父曰李國昌李克用葬於太原雖有七廟亦在晉陽莊宗倉卒遷都於維無廟無陵萃渙合漠於何展敬感時興思于野望亦人祭子之情何可深加譏議故曰二說皆不得其要領也天子諸侯降損以兩諸侯墳塋有寢有寢必有祭自可類推之瑜寡昧無似區區所見若此并祀土神者爲五等之圖奉復惟祈上公酌議而行之

上公華札於廿五日午刻拜讀知於來月朔日墓祭以此爲士大夫作倡甚喜前書失受胙一節家禮但言如時祭家祭之儀而無受胙之文蓋以士大夫家有墓而無寢未有於墓前受胙者今祭于先君暨太夫人之寢有飲福受胙禮更完備如前釋奠禮設席不在東序西面寢中用紙牌墓上不用紙牌所以依神也祭畢焚之土神卑且祭亦簡略三獻總屬一人不須受胙若祭封內名山大川則有飲福受胙然其禮尊重又不如此矣不敢瑣瀆祈轉達上公爲感

深衣議

深衣之制有二一見於玉藻溫公所剏家禮之所輯是也其一爲明室之制明室之制有衣而無裳冠七星巾繫緜納履非吉服非常服非儒服也與古相戾不必言矣今貴國服色有制不奉上令可以一旦易之乎使學士大夫得服深衣誠爲雅適拱揖襜如饒有體貌不獨士大夫卽后王君公無不宜也然服深衣必束大帶繫帶有緜垂與裳齊能乎首冠緜布上冒幅巾履順裳色絢纒純綦一物不備猶非古也不以爲煩瑣乎裁衣之工業擅成衣而無學無識守其師說而以爲法

余於學識或庶幾萬一然未嘗服之而縫紉又必藉於針工前有一人雖曉其製而不精純余與講而明之其是禮者遵之非禮者去之是禮而不能從者闕之左提右挈必能有成惜乎一時督船開發非十餘日不能就故不及也此僅制度之一耳而議禮考文實盡焉非奉秉鈞當軸之旨則蹈於生今反古之戾未易言也儻無乖於功令而有裨於儒紳俟前工至余與賢明者橫經論難方能直抉其非不見其非又烏覩其是乎

學校議

庠序學校誠爲天下國家之命脉不可可一日廢也非庠序之足重庠序立而庠序之教興焉斯足重爾虞夏商周以至於今未之有改也是故興道致治之世君相賢明其學校之制必釐然具舉煥乎可觀於是人材輩出民風淳茂而運祚亦以靈長至若衰世末俗不念經國大猷事事廢弛以致賢才鬱湮民風偷薄弱肉強食姦宄沸騰而國運亦以隨之矣明朝承百王之後修明禮制建興膠庠比之三代兩漢之隆則不足較諸因循苟簡之朝則又大相逕庭已學校之設約略計

之凡有六等闕里爲孔子發祥之鄉且孔林在焉衍聖奉祀欽差鎮守歷代增崇有加無損堂殿鞏飛碑坊鱗次大都皆爲敕建固不可及矣是爲第一兩京乃天子辟雍規模宏敞品節精詳其制尙矣然南京自大學之外僅一應天府學北京自大學之外僅一順天府學上庠下庠之制不備四郊四門之學無聞所存者惟社學而已是爲第二至於省會之區賢豪迭興名鄉接踵且撫按司道蒞官謁聖及每月朔望必須詣學行香府縣官不敢不竭力經營以希課最其爲第三無疑也餘外府州視其科第盛衰地方肥瘠州府官賢不肖以爲差等不得不置之第四瑜童年看案曾一至紹興府學得門而入一望無際結構精嚴位置咸當自不必言蓋禮部貢舉每科登第不下數十人而七年之中三掇狀元宜乎其及此也然松江政學亦人文之藪而類宮褊淺蓋以基址狹隘無可恢廓又不移之於郊關之間所以至此是又不可以一例論也亦有簡陋州縣本非衝繁孔道守令闕茸昏庸鄉紳隱情惜已徒爲具文而已列之第五若夫荒僻下邑蠻貊新開戶口無多錢穀單少賓興累科乏人忠信十室鮮有則崇祀之所類垣折棟育賢之地

鞠爲茂草抑亦姑置第六故曰今茲所圖二之下四之中也

奉神主宜廟宜寢議

中一間爲一室設榻設櫬及几案簾幙以奉神主薦則褰幃啓櫬而已祭則迎主以祭於廟祀事竣則送主還櫬廟則外朝路寢法紀森嚴之地寢者燕寢內庭便安適意之所譬如人家有堂有室公事於堂燕居於室未有終日終身冠帶以臨堂皇者此理最明人所易曉先儒乃拘泥一字一句爲此不近人情之論甚無謂也殊不知寢者皆以人道奉其親者也而廟則神之矣

天子諸侯等威雖不同而體制則未嘗不一孔子言七廟五廟無虛主者通寢與廟而言之也非謂主專於廟也彤弓湛露天子燕饗諸侯之樂未著通侯拜主之儀文王兩君相見之詩未詳主君答拜稽顙之禮卿大夫聘問慶弔或過使客饗燕必於廟焉未有入廟參主之文嘉賓嘉客入廟而不拜主得爲敬乎主在於上而賓主僎介紛紜其前俎豆杯觴交錯于下彼此其得安乎故知主之不恒陳於廟也況大將軍巡臨本邦禮不卜而舍於廟臨事而遷主乎則非尊祖之義安神

而不遷乎則非敬君之心二者將何處乎愚意櫝設於寢祭則啓櫝而奉主於廟祭畢則奉主而仍歸於櫝不然主在廟而薦在寢其義何居其言衣冠几杖者必竊疑之衣冠几杖者亦猶求神於陽求神於陰之義也亦如禮不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之類也古者爲重爲主所以棲神也而陳其宗器設其裳衣特因主以及之耳今乃舍其主而薦於衣冠几杖循其末而失其本亦惑之甚矣且漢時日四上食於寢其皆上之主乎抑上之衣冠几杖乎上食必奏樂濟濟躑躅日四集焉而主則寂寂於廟堂之上有是理乎朱子謂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但失之粗率亦非鑿鑿謂前廟奉主也

廟五間皆通廠惟第三架下爲炤壁爲戶爲牖分爲中外及兩序有墻而止耳外爲堂皇內爲房室非祭時設幄設位於或北或西則廟中內外不容有一物不知先儒何以謂供主於廟供主於廟不知如何供法供之何所乃信前人謬妄之說輕以此誤後人乎

太祖之廟及二昭二穆則五廟皆備禮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在諸侯則始封之

君爲太祖其子若孫之有功有德者皆謂之宗然諸侯無二宗但尊其功德之尤者立一宗而止此之謂世室百世不遷則在二昭二穆之外如魯之有魯公也都公之南垣在大門之內稍北必不能更拈而南惟常撤都宮之北垣升太祖之廟於北或昭或穆更益一廟爲宜議者必謂太祖之廟永奠安可輒爲升遷禮宗廟歲時修葺高曾之廟亦永奠矣及祔主則遷亦非甚爲煩擾也

壇在都宮道南封土爲之崇三尺四陛四出方廣二丈五尺
墀在壇東除地爲之方廣如壇無陛

此特擬其地耳乃數百年之後之事非可預爲者也

去墀之主或云瘞之墓所或云瘞之兩階之間然魯煬公之主至定公已二十八世矣而猶未毀則前者二說似無所據也

寢五間於炤壁前分爲五室北壁爲石室以聽藏主是爲宗祏兩夾室同夾室極南東西各開小闔以通夾道

兩榮各開小闔北出恒扇不啓

廟之後二架爲室爲東房西房古亦有有東房而無西房者室之中開門以達於寢迎主送主由此事畢則扃之東房之西之東西房之東之西各爲戶以達於廟戶之傍爲牖東西前後每室各開一牖通爲八牖蓋古人築室與今大不相同故戶牖須多詩曰築室百堵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以有約之閣閣椽之橐橐云云若泥於一隅是未知南北土風之異也東門之北爲邦君齋宮或南向或西向西門之北爲君夫人齋宮或南向或東向視邦君

中楹爲邦君面尊之所外爲坵簷楹爲朝聘奠玉之所禮奠玉於中楹之東春秋鄭悼公急遽失禮授玉於東楹之東時以爲譏故知兩序之間列四楹也

東階之上稱東西向嫡子冠位東階之西南向衆子冠位東階之東東序之西配享功臣祭位西向功臣配享上者於堂下者於堂途謂之陳皆爲非禮今移之庭俗所謂月臺者也

西階之西西序之東配享功臣祭位東向少則櫜於東階行事而西階缺之功臣配享每歲止冬祭而已亦有祭烝嘗者

五間之東西其墻端至於簷際者爲東序西序內各爲門以通東西榮五間之外簷水東落者爲東榮西亦如之

今擬孝孫夫人拜位於兩階之上近簷霑不惟功臣坐享爲宜亦所以聯祖孫之氣也若如家禮參神復位拜於階下肅則肅矣堂崇四尺祖孫之氣其能屬乎至功君拜於下而功臣安坐享祭於上此又必無之理也

西階南祭五祀

古者堂崇四尺唐制一品二品廟九架五室兩厦

功臣賜燕於室可也而祭則不可若堂途則更不可書曰爾祖其從與享之若伊尹伊陟甘盤傳說者設食於堂途豈有來享之理

春秋之世祭祀享燕有一一夙戒臨期行事爲雨濕沾衣而止者然祭祀之牲須在滌福衝動經三月設若霪雨數日不霽既無稷牛豈能更舉不幸而遇諸大故大典自應廢格至於雨濕尙可以人力爲之今擬於承霑之南設雨篷水亦歸於中霑其南更設油幕水下處權宜更設一霑兩階之南大門之北通張油幕直亘

甬道其廣過東階一丈許西亦如之水東西落爲便事有簡而有益於禮無害於義者此類是也油幕多而積久能自焚須知所以置之者

卿大夫及支庶上士中士及百官有司之從祀者既無齋坊豈堪露處進則陪位賁恭執事儼恪而退無休燕之所久則人情大爲不堪必至跛倚以臨大不敬也今擬於爽道東門之北臨期前一日有司設幕及棚列其座處之位分別序次各爲標榜各爲帷幔以南爲上卿最南大夫次之支庶之無職者又次之列士又次之百官有司量其執事隨便置次詩曰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此亦其一也禮無兩廡曰寢按禮將生子及月辰或嫡或妾各居側室疏云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是寢之有兩廡也又禮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則君之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妻寢側室正在夫人正寢之前後及小寢之前何得言寢無側室乎且禮明堂宗廟路寢三者同制諸侯無明堂則宗廟路寢同制矣何得言無側室乎

古今稱謂不同今之顯考廟周禮之考廟禰廟也今之祖考廟周之王考廟也今

之曾祖廟周之皇考廟也今之高祖廟周之顯考廟也今之太祖廟周之祖考廟也然王制無此稱與祭法不同雖古與古亦或異也

臯門兩觀闕門皆非諸侯之所得稱魯之雉門庫門擬天子之應門臯門非也故但曰大門公門君門耳

太祖廟之東南一廟爲宗周則在於西南若非高祖之父祖須遞遷而躋於此其下則二昭二穆禮諸侯無二宗而魯有文世室武世室則二宗矣而武公之德又不能無議焉甚矣二桓之僭也魯秉禮之國韓宣子曰周禮盡在魯而僭擬若此其何以示天下後世乎然一宗既立已而其後之裔孫有功德最盛必不可不宗者初時所立之宗又不得祧毀將若之何曰禮之所不備者可以義起誠使人心盡合天理允宜又當臨時傳議然當慎之於始耳如晉既宗文侯矣而文公之功晉國賴之周室賴之天下賴之其可已乎

拜位據文公家禮當在阼階下按詩孝孫徂位徂者往也謂祭事既畢孝孫徂阼階下西面之位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於是奏肆夏送皇尸所謂鼓鐘送鼓卽

於此若使拜位本在阼階下俎位却往何處卽云獻尸獻賓但當言復位不當言俎位矣殊不知家禮乃庶士官司之禮廟褊地逼不得不然豈所以施於諸侯者哉庶士官司之禮尙不得以施之元士況得以施之大夫施之諸侯乎

此處舊有中門瑜以其太煩瑣故遵炤朱夫子廟圖而去之蓋諸侯迎客於大門之外七楹後升堂若更加中門則揖讓者凡八矣又有門則有垣有門有垣則五祀之位狹隘而兩庶進差者多阻故去之然詩祝祭于祊謂先祖存日待賓客於門內之處當門屏之間如此則不當去而古者待客於阼階下賓至儻入告主人然後主人出迎賓又似可去禮諸侯內屏今擬於繫牲亭北權宜樹屏塞門何如東門南爲鼎享所西門南爲滌濯所詩曰絺衣其紵載弁俛俛自堂俎基自羊俎牛禮升門堂視壺懼濯籩豆告濯具反告充舉鼎鬯告潔者是也

西門設而不啓惟祭五祀則啓之

道卽行也所謂祖道者祖此也輶行者輶此也祀行餞行皆此也祀行有四此居其一焉古者行在廟門外之西與此方相值今世以西爲庚辛之方屬金故吉行

者多避之又近世無毀宗躡行之禮且諸侯告祖尊禴已仍視外朝而後啓行分遣有司遍告列祖及境內山川不當仍出廟門此行惟喪輿朝廟之後發引之時封土轅行或不必於廟門外之西至於朝會征伐祖道輒行者自在郭門之外近郊之內非此也

